

“上海书展20年·全勤读者”系列之一

本报今推系列报道，见证一座书香之城与爱书人的双向奔赴

逛不腻！「全勤铁粉」告白上海书展



■本报记者 许旻

2024 上海书展前两周，文汇报旗下融媒短视频《全网寻上海书展“全勤读者”》发出，不到24小时“许旻桃下午茶”视频号后涌进不少点赞与留言。几番采访下来，一位上海书展20年“全勤铁粉”的画像逐渐清晰——63岁的俞亮富，书展20年里，无论高温、台风、暴雨，一届不缺。

“第一届上海书展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晃20年过去了。不光每届打卡，我甚至在2019年利用公休，7天都泡在书展里，‘7进7出’全勤；去年除了8月17日，其余6天6进书展，差点又是一个全勤。”如此“全勤”中的“全勤”，堪称书展“大满贯”。俞亮富家里有专门的箱子存放和书展有关的入场券、纪念册、海报等资料，甚至还有标着书展字样的购书塑料袋。他用手机随时记录书展所见所闻，串成了图文并茂的“美篇”App专题相册。“每年夏天，总期待8月爱书人的节日，20年下来，似乎已成习惯，也算是生活仪式感吧！”

50元稿费、1000本签名书、无价的喜悦

东方网曾举办“上海书展走过10年”主题征文，作为书展常客，俞亮富找出过往记录，整理上传《我的上海书展日记》，很快被编辑选到网站首页。他还从邮局收到了50元稿费的取款通知单。

如果说投稿发表是逛书展带来的意外惊喜，那攒下心仪名家签名本则是不竭的动力源泉。“上海书展中外名家云集，自然能收集到不少签名书，这是书展带来的附加值。”俞亮富坦言，喜欢收藏签名本，并非在乎是否增值，更多是出于爱书人对书的珍爱，对作家的一份敬仰。

“网上有专门卖签名书的，要价还很高。但真真假假搞不清楚。我手头有千本宝贝，虽有市场标价，但签书时和作家面对面交流积累的喜悦是无价的。它们凝聚了我和书展的故事，就像翻开纪念册，看到寄语、签名和落款日期，会自动浮现热火朝天的场景。”比如，王安忆小说集《雨，沙沙沙》是俞亮富1981年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本书，一直珍藏着，在2009年书展上海图书馆分会场，他专门寻到王安忆签书，“圆梦了”。

从陈子善、葛剑雄、骆玉明、陈引驰、熊月之等学者，殷之光、鲍国安、张杏声、温玉娟等演员，到梁永安、凡一平等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师生，再到出版人俞晓群写下“人情未了”……俞亮富对“追”过的签名书如数家珍，列出了一串“高光”片段——

2004年第一届书展首日，西一馆举办《天地蛋》新书签售。“为什么我记得这么牢？这本书作者俞天白是我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那天请本家俞老师签名，还一起合影。我特别自豪。”

2011年书展开幕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签售，“一早出门，就遇上一场雷暴雨。”这场大雨后来被专程来沪的法国作家形容为“使路边的树显得很幸福”。突遭大雨，开幕式推迟了1小时，“从8点半开始，等到11点多，排队3小时，终于得到《巨人》《佩内》签名本和他的签名照”。

2018年，关于衡山路的新书《衡山路》首发，10位作者全部到场，“作为住在衡山路上的居民，当然要一本。”10个签名幸福地“挤”满了一页。

2019年书展收获尤其大——“作家张抗抗《分界线》出版于1975年，40多年来一直期待她签名，终于如愿。”当时俞亮富提前准备，找出一些家里藏书带到书展，“共签了22本，其中有张抗抗、叶辛、阿来、余华、郑克鲁、韦力等。加上书展上新买的8本书，本届书展大丰收，增加了30本签名本。”

不光20年“全勤”，好几届还“7进7出”

“上海书展逛不腻，每天活动排得满满的，很丰富，质量也比较高，一周里密度如此之高，其他地方很难替代，这正是书展吸引人的地方。有几届我‘7进7出’，只要时间允许，自然会多泡一会。20年来，其中有一次延办，一次停办，总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俞亮富还记得，2022年书展期间，喷水池广场西侧特设“书展历程展示区”，踏上标有年份的红毯，添了仪式感，犹如走在20年来书展淘书路上。

他一直喜欢书，崇尚“快乐读书”。“除了8月书展，现在上海几乎每周都有读书会或讲座，这是书香满城带来的幸福感，也使我的退休生活更加有滋味。”俞亮富从小爱逛书店，平时常去福州路古籍书店和艺术书坊参加活动，爱到明复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借阅。

书展20载，有哪些变与不变？俞亮富想了想，不变的是书展依旧以买书为主，变化的是活动越来越多，城市参与度更广——除了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各区多家图书馆、书店也作为分会场参与。国际文学周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互鉴。

就连入场券设计也愈发精彩，他和书友发现，2004、2005年入场券面上仅印“上海书展”和日期、时间、地点，简单至极；2006年印有书展标识logo；2009年呈现“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主题标语；2011年起冠名“书香中国”上海周……还分了日场、夜场、指定日、团体、专场、赠券等。2018年书展陈列历届全套入场券，五彩斑斓的券面吸引众多收藏爱好者驻足观赏。

“最近两三年转为在线电子购票，收藏纸质门票变难了，有点可惜。”如果要给上海书展提建议，这位铁粉有心愿——“记得上海曾评选过沪上十大藏书家、书香家庭等。其实书展也可做些文章，发起更多评选活动。”他观察到，2020年上海书展首设“未来阅读”展馆，恰位于此前实体店展馆所在地，这是否是一种“新老交替”的暗示呢？

“星期二是书展结束的日子，这些年每逢‘相约星期二经典诵读会’，我总会赶到中央大厅，当诵读声响起，就意味着为期一周的书展快要结束了。”虽然新一届书展还没开幕，老俞的期待中已经透着一丝不舍。



俞亮富晒出历届上海书展的部分入场券等。（受访者供图）

平移20年，它何以成为市民心目中小而美的“音乐会客厅”

携手“破圈”小提琴家陈锐，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回家”



① 昨晚的演出现场。② 2002年，平移工程开工典礼。③ 上海音乐厅外景。

本报记者 叶展亮摄（上海音乐厅供图）
（上海音乐厅供图）
制图：张继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记者 邢晓芳

2004年秋天，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奏响了上海音乐厅历史性平移工程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2024年的七夕夜，这支乐团在音乐总监、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的带领下“穿越回家”。

始建于1930年的上海音乐厅，前身为南京大戏院，是由中国建筑设计院自行设计的具有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戏院。它曾是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工部局乐队”的首演地，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这里复出演了《贵妃醉酒》。1959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厅，成为全国第一座专业音乐厅，它不仅是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更承载了一代代申城爱乐者的深情记忆。

为顺应上海城市改造规划，2002年2月16日音乐厅“开步走”，经过近200个日日夜夜，五千多吨的建筑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了66.46米，并抬高3.38米，创下了中国建筑平移史上的“首例”奇迹。驻足新址的上海音乐厅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首场演出正是英国皇家爱乐乐团。20年后的8月10日、11日连续两晚，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2024—25音乐季开幕演出，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穿越20年时空再次登台，用瓦西里·佩特连科的话来说：“我们回家了！”而有古典音乐界“破圈者”之美名的小提琴家陈锐近年来因短视频在互联网上爆火，吸引了大批年轻乐迷早早守在音乐厅外排起长队。10日晚，陈锐用科恩戈尔德《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35)、新专辑《小夜曲》“全球首演”和他标志性的帕格尼尼第21号随想曲，高燃运弓，实力线下“宠粉”。连续两晚中西合璧的曲目和非凡的音乐体验，呈现平移20年来音乐厅与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时空共振、灵魂共鸣。

举世无双的“平移工程”见证城市发展变迁

“当年听到音乐厅要平移的消息，对于我们简直是天方夜谭，生怕把这个历史建筑给毁了。”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教授回忆起当年平移工程的“惊心动魄”仍然有余悸。“平移工程完工后，内部音响效

果和后台设施都有很大的改观，外国绿化环境也变得非常好，我心里面总算松了一口气。”

1983年张国勇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毕业时的毕业音乐会就在上海音乐厅举行，1997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首场演出也在这里。平移之后，更多次指挥上海歌剧院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乐团在音乐厅演出。在张国勇眼里，全国第一座专业音乐厅有着最厚重的历史感，“这是最珍贵的”。“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不光需要有现代的东西，更需要有传统的东西，因为艺术发展需要一个传承的过程。上海音乐厅见证了上海文化发展的历程，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说。

“4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就在这里。”资深音乐爱好者、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10日也早早抵达了音乐厅，他告诉记者：“近20年来，亚洲演艺之都高速发展，剧场越建越多，但上海音乐厅走出自己小、精、特、专的特色道路，为这座城市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坚持以人为本、主动亲近服务广大音乐爱好者，成为几代上海市民心中的‘音乐文化客厅’。”

乐迷心中的“无可替代”，让文化地标从历史走向未来

上海音乐厅平移后茁壮发展的二十年正反映了上海古典音乐文化市场二十年的变化发展——音乐会的氛围越来越好，听众欣赏水平和文化品位越来越高。

与上海音乐厅有着二十多年亲密接触的资深乐迷刘恩惠就是见证人之一，“2004年是我对现场音乐会开始产生兴趣的第一年，在这之前我更习惯在家里用音响来听古典音乐。上海音乐厅完成平移是一件大事，但当我知道英国皇家爱乐这场平移开幕音乐会的时候，票已经卖完了。”刘恩惠清楚记得，开幕音乐会正值国庆节放假，心有不甘的他来到音乐厅新址的门口，希望能够等到一张退票，“最后我在周围盘桓了半个多钟头，没有成功。不过，二十年来，刘恩惠已在上海音乐厅观看了很多场音乐会，既有令他印象深刻的杨松率率领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蒂勒曼率领的慕尼黑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乐团的音乐会，也有多场“星期广播音乐

会”等公益演出，弥补了他缺席平移后“开幕音乐会”的遗憾。

刘恩惠说：“最近几年我对上海城市历史更加感兴趣，收集了大量历史老照片和历史档案资料，并尝试通过短视频来介绍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上海音乐厅对于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意义。只要这座经典建筑伫立在这里，看到它的人们就会想起自己曾在音乐厅里经历过的激动时刻、度过的良好时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音乐厅在上海文化生活中、在乐迷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名团“回家”，见证“破圈”小提琴家陈锐成长

为平移20年的特别呈现，上海音乐厅邀请到20年前平移完成后首个登上“新音乐厅”舞台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携手瓦西里·佩特连科、陈锐联袂演出。乐团代理总经理休·戴维斯为了20年后的“穿越”归来特地送上满满祝福：“我们向上海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福，祝愿音乐的力量经久不衰，祝愿合作的精神与友谊的纽带将我们长久凝聚在一起。”可见乐团与上海音乐厅情缘深厚，非一朝一夕而成。瓦西里·佩特连科也在14年前率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在此登台，“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让我有‘回家’一样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陈锐时隔多年的亮相。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早在15年前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奖后就曾亮相上海，并与上海交响乐团有过多次巡演合作。近年来，陈锐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传播，以古典音乐“破圈者”的美誉与千万级数量的新听众建立了连接。他在演出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分享了自己从执念于“小提琴演奏家”到热衷于“音乐推广人”的心路转变。“音乐不再是目的地，而只是我和人们（听众、网友、青少年学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分享能量的过程。”他说，从儿时偶像、自莱莉亚辍学后转向哈佛学习人类学的杰出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身上学到很多，“音乐仍然是我的兴趣和热爱，但重心是人。”所以，他花许多时间在公益事业、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传

播，也很开心无数人从网上刷到他的街头即兴视频，并最终走进了剧场来“面对面”交流。有趣的是，陈锐所用那把1714年“海豚”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曾是著名小提琴家亚沙·海菲兹的专属，此琴2008年曾随日本小提琴家访问内晶子到访过上海音乐厅。这一晚，“传承”和“成长”，在这个舞台有了美妙的具象。

曲目中西“合璧”，音乐文化在此碰撞交流

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为上海音乐厅平移20周年特别呈现的2场音乐会曲目设计堪称中西“合璧”。除《天方夜谭》、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等经典的西方作品外，曲目编排还加入了中国作曲家关峡的《木兰诗篇》和谭盾的《卧虎藏龙》，中西音乐在此碰撞激荡、交融交流。

中国作品方面，10日场上演关峡的《木兰诗篇》，其创作内容来自中国古老的文学创作《木兰辞》。这部作品最初是以关峡和作家刘麟共同创作的民族主义歌剧的形式上演，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凡的赞誉。这一版本是关峡应北京现代音乐节总监叶小钢邀请，将歌剧《木兰诗篇》中的部分声乐、器乐段落重新架构成的无声乐版《木兰诗篇》集成曲。相较于歌剧版本，集成曲更加短小精炼，能作为单独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奏，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古典乐听众接触到这部优秀的中国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日晚上的谭盾作品《卧虎藏龙》选段，源起于2001年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由作曲家为之进行整理并独立出版，与张艺谋的《英雄》、冯小刚的《夜宴》电影配乐，共同组成谭盾《武侠三部曲》。

在西方作品方面，10日场的科恩戈尔德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陈锐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科恩戈尔德1945年创作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凸显了这位作曲家在十二音与序列主义横行的时代坚守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决心。另外，佩特连科和乐团还演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布里顿的《四首海的间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

观众席

普契尼的偏爱与同情

陶辛

音乐响起，沉浸其中。看上海大剧院24/25演出季开幕大戏《蝴蝶夫人》，你会感觉到普契尼对巧巧桑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日本女人的深切同情。作曲家不惜笔墨，赋予巧巧桑多个音乐主题（亮相、爱情、孩子、等待、决绝等），使其音乐戏剧形象十分鲜明而有灵魂，情感饱满而细腻，性格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脉络——这在他的歌剧创作中并不多见。

对欧洲以外的异文化的表现，普契尼有时会漫不经心地用五个声音阶旋律贴个标签了事，还带着嘲讽感。而在这部歌剧中，普契尼毫不掩饰他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对日本人看重的“仪式感”一点都不马虎。如女仆的祈祷、男仆的劳作，甚至巧

巧桑卸去和服，都有很细致的音乐描绘。即便在粗鲁的美国大兵与宾客们相互举杯祝酒等不太重要的场景，作曲家也使用了品质极高的旋律，让我想起比才《采珠人》中那段非常著名的《在圣殿深处》。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民族性格概括为“菊与刀”，英雄版在舞台上设计时也刻意强调了这两个元素。巧巧桑上场时的漫山樱粉，等待丈夫归来时洒满台花瓣，自刎后自树上坠落而下的大花朵，在空旷简洁的舞台上十分突出。在剧中多次出现的那把匕首也被设计得逼真写实，修长锋利，寒光闪闪。

在舞台表演和调度上，多处可见导演精心的设计安排。按照歌剧惯例，在重

要的咏叹调后，音乐要停顿，让观众鼓掌。但这种做法还是会打断戏剧的进程和人物的情感。《晴朗的一天》有一段器乐尾奏，音乐先是顺着歌唱的情绪继续往上推进，然后再慢慢平静下来。导演把这段表演设计成巧巧桑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她向女仆伸出双手，女仆哭着跪下，她仍未清醒，默默捧起丈夫的相片，痴痴望着，深陷其中。音乐停止，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依然没能把她拉回现实。这样，这个妥协性的“打断”便有了戏剧上的必然性。

经历了被富翁求婚（她看成是无礼羞辱）和被领事告知丈夫“不会再回来”的打击之后，她终于看到丈夫的军舰进

港，《晴朗的一天》音乐再次响起，面对自己的梦想即将成真，巧巧桑激动兴奋得站立不稳几至晕厥。在表演上对这个点的强调，也为此后戏剧的再度反转和悲剧结局作了铺垫，提升了反弹力。

面对命运的灾变和生命赖以托的精神理想的崩塌，巧巧桑依然保持着善良和庄重，依然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此刻，她已不再仅仅是个日本小女人，而化身《特洛伊妇女》。她所承受的痛苦，有着古希腊悲剧的崇高与壮美——你听她自刎到地的音乐，那最后的和弦，不能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吗？

（作者为音乐评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